

■岁月回眸

父亲的缝纫机

王洪斌

每次回家打开陈旧的堂门，屋里都是空荡荡的，令人打寒颤，那张结实的八仙桌仍然放在堂屋中，桌面都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宁谧。轻轻地推开厢房侧门，那台锈迹斑斑的老式上海“标准牌”缝纫机又出现在我面前，泪水常会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。

父亲生于民国卅四年(1945)，患有小儿麻痹症。在毓兰山就读几年高小，就回家放牛砍柴，成为一位牧童。父亲兄弟姐妹九人，他排行第三，家人都习惯称呼他老三。爷奶为父亲以后的生活感到非常担忧，就想方设法为父亲谋一条生路。后来经人打听到，毓兰老街铺子里有一位陈老师傅，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都来他铺子里面裁剪衣服。经爷奶几次登门苦苦相求，他才收下了我父亲做徒弟。

写字、拉二胡、吹唢呐……父亲样样精通。他脑瓜子相当灵活，既乐观又勤劳，善良的品质加上通情达理，博得陈老师傅的喜爱。仅一年时间，父亲就把缝衣技术全部学会了。有了一门“吃香”的手艺特长，就有人来为父亲说亲事了，媒人是我的二姨妈。父亲少年时确实长得很帅气，只是走路不方便。二姨妈带来她的亲妹妹来见我父亲。第一次相亲，母亲看到一个跛脚男子当然很不高兴，刚见面就气冲冲地跑回娘家去了。后来经过外公采用“强制措施”，母亲才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。母亲结婚后还是有很大怨气，只要哪天心情不好，就发一些牢骚出来，

责怪自己的父母和姐姐。经过几番较劲，时间长了，母亲才定下心来。

我是爷奶的长孙，给全家人带来无比的喜悦。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，父亲买回来一台崭新的“标准牌”缝纫机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两个大队的衣服都送给我父亲做。父亲的手艺是一流的，还培养出好几个名徒！父亲非常爱护他的这部缝纫机，每天早上开始工作时，都要把机头用棉布擦拭一遍，然后在一些活动的零件上打点机油。

父亲每天的工作量相当大，常要加班到深更半夜。有时我半夜醒来撒尿时，还听见那缝纫机发出急促的皮带轮转动声和针头的嗦嗦声。那时候经常停电，父亲就点着一盏煤油灯做衣服。每年到春节来临时，大伙都要穿新衣服过新年，这可把我父亲累得够呛。这个爷说：“王师傅，我后天就要来拿，麻烦你给我赶一下时间。”那个娘说：“王师傅，我明天就要去做新客，麻烦你今晚上帮忙做好吧！”就这样，父亲不分昼夜地工作着，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，实在累了就伏在缝纫机上打会盹。隔壁邻居有个叫王在左的先生，喜欢陪我父亲聊天，聊到精神疲惫时，两人互相点支烟烧。王先生经常陪父亲到三更后，然后打个手电筒独自回家。周边人都称他是我父亲最忠诚的贴身警卫员。

母亲也很体贴父亲，深冬的夜晚母亲会生木炭火放在缝衣机脚踏板上让父亲取暖。母亲只能帮父亲打些杂工，其余

时间就是带我和弟妹、洗衣服做饭等。母亲是村上爱清洁、出了名的贤惠妇女，大字不识几个，但性格极其“苛刻”，要求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都要相当整洁，衣袖、胸襟、背上起皱了，她都要跑过来给你把衣服拉平，才能放心让你外出。

在那时候，父亲的收入还是可观的，挣到了不少钱，还盖了一座高大的木屋子，日子还算过得幸福。村子人很羡慕我父亲的职业。家庭经济比较贫困一点的农户，做件衣服没有手工钱给我父亲，有些赊账，有些就拿鸡蛋来替代手工费。我那时候吃了不少鸡蛋，母亲总笑我是吃鸡蛋长大的一条懒虫。

我上初三的那年，父亲搬迁到毓兰镇上尹全春先生家去缝衣服了。想不到的是厄运降临了。就在那一年，一场可怕的大火把我家的房子给烧得一干二净！爷奶与父母辛酸苦辣几十年所建的家业，在一个深秋的日子里，全部化为灰烬。在后面几年里，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辛，幸好有亲友们的帮助，才渡过了重重难关。之后父亲重操旧业，拼命赚钱养家，脸上多了些皱纹、少了些笑颜……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裁剪衣服的人少了，父亲也变老了。

如今，父亲已离开我们十个春秋了，但父亲那台缝纫机我们仍然保存着。只是缝纫机苍老了许多，油膝也几乎掉光，“标准牌”三个字只剩下一个“标”了……

(王洪斌，邵阳市作协会员)

■六岭杂谈

前人栽树，后人食果

陈扬桂

前人栽树，后人食果，自古如此。宋代文豪苏东坡被贬惠州时，就吃过前人栽种的荔枝。因为荔枝特别好吃，被贬的他竟然愿意“长作岭南人”。

苏东坡诗文书文都可谓炉火纯青，但官却做得跌宕起伏。宋元丰二年(1079)，年过不惑的他因写诗讽政，以“谤讪朝廷罪”入监。坐了4个多月牢，他被贬黄州，心情十分苦闷愤懑。在黄州熬了4年，虽然东山再起，却不料在58岁那年，遇上人生第二道坎，再次被贬英州(今广东英德)，人还没到英州，又远谪惠州。可是这一回，苏东坡不仅没了远谪之愁，反而活得很开心，因为遇上好荔枝。

然而，荔枝有多好，树又是谁栽的呢？东坡在《食荔枝二首》的“引”中称：“惠州太守逮吏卒，其高不可致者，纵猿取之。”诗曰：“丞相祠堂下，将军大树旁。炎云骈火实，瑞露酌天浆。料紫垂先熟，高红挂远扬。分甘遍岭下，也到黑衣郎。”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妨长作岭南人。”

苏东坡用“瑞露酌天浆”来盛赞荔枝的甘美。被贬算什么？只要每天能吃到“三百颗”如此甘美的荔枝，我苏轼也“不妨长作岭南人”了。诗前的引言告诉我们：这棵荔枝树被称为“将军枝”，是已故宰相陈文惠亲手栽植的。

陈文惠是何许人呢？电视剧《清平乐》中有一段剧情：京东西路地震之时，又传

来西夏意图造反的紧急军报。值此内外交困，仁宗便想起老臣陈尧佐，派近臣来到他家。见面就说，“官家称赞陈相公一贯为官清正”，以之笼络陈尧佐。栽荔枝树的陈文惠，就是这位“一贯为官清正”的陈相公陈尧佐。

陈尧佐本是将相之后，其七世祖是南征梅山并落籍邵州(今邵阳)的后唐大将陈伯万；他的高祖陈翔做官四川，后弃官隐居阆中。尧佐三兄弟，在身为朝廷左谏议大夫的父亲陈省华和母亲冯氏教导下，老大尧叟中了太宗朝的状元，官至宰相；老三尧咨文武双全，高中文状元后，弃文从武做了大将军。为弘扬祖德宗功，三兄弟各派长孙回邵守业。

陈尧佐为人宽厚，自奉简朴，清正爱民，去世后谥“文惠”。他一身正气，无私无畏，被欧阳修赞为“陈氏高节，在污全洁”。当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，他奋力除弊、治水抗洪、捐米救灾。陈尧佐虽然才能突出，却因不迎合权贵而升迁很慢，直到66岁才拜相，以后又屡拜屡罢。然而，一代清官，世人景仰，惠州民众为他建祠，便见公道人心。

宋以后，人们对陈尧佐栽植荔枝树的史事并无异议，不少野史笔记中都有记载。倒是苏东坡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提出了质疑，认为他误听了惠州俗语“一啖荔枝三把火”，把“三把火”写成了“三百颗”。

(陈扬桂，湖南省作协会员)

■漫游湘西

家乡的荷花溪

龙会吟

家乡有一条清溪，溪中有一道清泉。溪叫荷花溪，泉叫荷花泉。溪边那座院落，也和荷花连上了姻，叫做荷花院子。

荷花溪来自群山之中，几道小溪涧东拐西弯，汇集到这里，溪就宽了。溪水淙淙奔流，朝迎日出，暮送晚霞，终日歌声不断，唱来了田野上的丰收，唱醉了辛劳中的人们。溪中的清泉来自地下阴河。泉水从溪底涌出，绽放成一朵荷花，故称荷花泉。泉水始终和溪水齐平，溪水有多深，泉水就有多高。荷花溪的水本已清澈得不能再清澈，可泉水比溪水还要清澈十分，一眼望去，界限分明。即使山洪暴发，小溪涨水，被洪水包裹的泉水，依然清澈透明，那朵荷花，在浑浊的洪水里热烈开放。

荷花泉的泉水清纯甜美。村里人为了取水方便，在溪中筑起一排石墩，行人路过，渴与不渴，都会踩着石墩，走进溪中，享受一番泉水的甘甜。一掬清泉入喉，顿觉心旷神怡，飘飘欲仙，一路跋涉的疲劳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溪两岸有两座高耸入云的山峰，一座秀似鲤鱼，一座猛如雄狮。因了这两座大山，就有了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传说溪中有一条鲤鱼，从很远很远的下游游来，正欲跳过龙门，游到更远更远的上游去，不料被一渔夫用鱼网网住。鲤鱼原以为跳过这道龙门，就可以成龙，没想到却要成为渔夫的盘中餐，不觉放声大哭。哭声惊动了一头雄狮，雄狮一声大吼，渔夫吓得屁滚尿流，

慌忙逃跑，鲤鱼因而得救。鲤鱼感激雄狮救了它的命，不跳龙门了，在此定居下来，化成一座鲤鱼山。雄狮也不想离开鲤鱼，日夜守护在溪边，也化成了一座狮子山。两座山峰隔溪相望，千年厮守，情意绵绵，成一绝景。

我读中学时，交通还不发达，从县城一中到我的家乡，几十里路，全靠步行。那次班主任老师来我们村里搞家访，一路风尘，腰酸腿软。可是，当他行到荷花溪边，喝了几捧荷花泉水，疲劳就消失了一半。再抬头看看那两座青山，全身都来了精气神。只见那山，一山苍黛，一山青翠，隔溪相守，并肩而立。云在山顶飘悠，雾在山腰缭绕，既壮观，又秀丽。而那两山之间的清溪，琴弦轻拨，清音悦耳。水中游鱼嬉戏，溪畔花蝶相随。其情其景，令我的老师激动不已，兴奋万分，一路吟诵着古代的风景名句，真有种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东坡遗风。后来老师对我讲起他此次经历时说：“以前你在作文里把你的家乡写得那么美，我还以为是夸张。直到去了你们家乡，才知道你写出的不及十分之一。那条荷花溪真是太美了，怪不得你们村里有那么多大学生。”

那个时候，大学生还比较少，而我们一个村就有七八个。当然，这主要得力于党和国家的大力培养，但家乡的青山秀水对他们的孕育，恐怕也起了一些作用。

(龙会吟，隆回人，中国作协会员)

古桥
杨运焰 摄

■宝庆人物

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

——缅怀赵林老师

刘永中

有一些人走了，却留下了光！得知赵林老师去世的消息，是在1月4日的清晨，在食堂吃早餐的时候，有同事沉重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，含在口中的面条顿时淡而无味。我努力在脑海里想着最后一次见到赵老的场景，竟无法想起。

赵老起得早，每天清晨寄宿生晨跑的时候，他也精神矍铄地在操场上散步。这个平凡的老头，是洞口教育界大名鼎鼎的人物——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、全国模范教师、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、湖南省首批中学语文特级教师……然而，这些耀眼的光环也许都与我对他的敬仰无关。在我心中，他只是一个善良、热情、淡泊的老人。

有一次，我捧着班报回教室，在操场上遇到了正在散步的赵林老师，我兴奋地把班报拿给赵老师看。赵老师拿走了一份班报，说回去好好看。赵老师是我们洞口县乃至湖南省顶尖的语文名师，这些初中生的小文章他肯定看不上眼，说拿回去看只是不想让我难堪，也许他过会就忘了。第二天我上课回来，有同事告诉我有个老人在办公室等我。我进去一看，居然是赵老师。赵老师手中拿着我的班报，笑容灿烂地对我说：

“刘老师，你们班上这些孩子了不得啊，将来要出大人物的！这个班报办得好！”赵老师的话语，让我差点流下眼泪，心中的彷徨和忐忑彻底消散。也许是自己班级管理方式不当，也许是办班报的确影响到了学生其他科目的学习，我所带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，受到了家长和领导的质疑，一度想要放弃。赵老师的肯定给了我一颗定心丸，我办班报的热情越发高涨。

班报办到两个年头的时候，我计划出一本班报合集，出个集子首先得找个“大人物”写序言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赵老师。我把集子的初稿送到赵老师家里，讲出了自己的请求，赵老师愉快地答应了。第二天，他就把工工整整写好的序言送到我的办公桌上。序言中对我们班报的刊名《漫时光》给出了权威的解答：“‘时光’无始无终，是永恒的，前面冠一个‘漫’字，显示学习写作的道路漫长，创造、思考的空间无边无际。同学们进入这个空间，聪明才智尽情施展，写作领域就出现了鸢飞鱼跃的绚丽景观。”一位耄耋老人，对一位年轻教师的事情如此上心，这怎能让我心生感激和敬仰？

“人”字结构简单，只有一撇一捺，

但要写好却不容易，写人难，做人更难，做大家都欢迎的人更是难上加难……”这是赵林老师在给青年教师们做讲座时讲的一段话。赵老师退休在家，常常闲不住。学校邀请他去给青年教师上课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快八十岁的老人，一堂讲座从晚上7点开始，持续3个小时，不带讲话稿，娓娓道来，中途不休息。老师们担心他累了，要他休息会，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不累，再过十八年，只要你们愿意听，我还在这里给你们上课！”这样的豪情，年轻教师们都自愧不如。

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写作兴趣，我邀请赵老给班上的孩子们上一次课。其他班级的孩子们知道了，也要来听。最后只好把讲课地点放到学校的报告厅，一个年级200多名学生全去了。赵老知识渊博，经典诗词随手拈来，语言诙谐幽默，课堂生动有趣，孩子们都乐开了花。课程结束之后，我向学校申请给赵老发点补助。赵老得知后告知我：“我给孩子们上课不需要任何补助，我的退休工资比你们的工资还高。”

“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”我愿追寻着赵老留下的光，做一个善良而美好的人！

(刘永中，任职于洞口县文昌学校)